

插图注解中国古典诗文十大名著

孙子兵法



曹操 等注
秦 出

王健 整理
版 社

插图注解 中国古典诗文十大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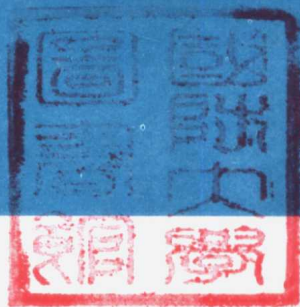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87 2994 6

〔汉〕曹操等注

王健整理

孙子兵法



三秦出版社

插图注解中国古典诗文十大名著

孙 子 兵 法

[汉]曹 操 等注

王 健 整理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

电 话 (029)7264325 726389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5千字

版 次 1998年9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5次印刷

印 数 24001-27000

标准书号 ISBN7-80628-218-1/I·66

定 价 9.00元

出版说明

《孙子兵法》是春秋时期孙武所著。自从它产生之后，便被历代兵家视为经典，注家之多，实属兵书之最。宋以前留传后世有文字记载的著名的多达十一家。他们分别是汉曹操，梁·孟氏，唐·杜佑、李筌、杜牧、陈皞，宋·王皙、贾林、梅尧臣、何氏、张预。有学者认为，杜佑所谓的注，实际是对曹注的解说，而且皆由《通典》辑录，杜佑没有注《孙子》，所以说是十家注。不过，古代刊行的注本多是十一家注。古人认定杜佑是其中一家，可能是因为杜佑之注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古人不拘形式，不在乎他注在《孙子》上，还是留在《通典》里，一概辑录出来，也作为一家注，应该有其合理性。我们比较倾向于十一家注，还有一个原因是：《孙子》是一部兵书，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它的精髓，而不是注者本人，所以注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注释如何。

此次整理，我们依据《诸子集成》孙星衍之校订本为底本，参校其他流行本，择善而从。其中有两点明显的变化：一、将原来的字句夹注改为篇段后集注，更能方便现代人阅读参考；二、将原来不合理的注文顺序尽量以朝代时间为顺序重新调整。如将孟氏和杜佑注移到曹注之后。此外，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兵法，王中州先生还特意选配了30多幅插图，有著名军事家的绣像，有著名战役的画面，有古代战具示意

图等，分别取自《中国历代名人图鉴》、《武经总要》、《武备志》、《纪效新书》、《马骆画宝》、《三希堂画宝》、《芥子园画传》、《绣像三国演义》诸书。图文并茂，希望它能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

编者

1998年4月28日



图1 孙武像



图2 曹操像

目 录

卷一	计篇	(1)
卷二	作战篇	(27)
卷三	谋攻篇	(41)
卷四	形篇	(66)
卷五	势篇	(78)
卷六	虚实篇	(98)
卷七	军争篇	(127)
卷八	九变篇	(158)
卷九	行军篇	(172)
卷十	地形篇	(196)
卷十一	九地篇	(212)
卷十二	火攻篇	(251)
卷十三	用间篇	(265)

卷一 计篇

曹操曰：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李筌曰：计者，兵之上也。《太一遁甲》：先以计神加德宫，以断主客成败。故孙子论兵，亦以计为篇首。

杜牧曰：计，算也。曰：计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谓道、天、地、将、法也。于庙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计算优劣，然后定胜负；胜负既定，然后兴师动众。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为篇首耳。王皙曰：计者，谓计主将、天地、法令、兵众、士卒、赏罚也。张预曰：《管子》曰：“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也。或曰：兵贵临敌制宜，曹公谓计于庙堂者，何也？曰：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安得不先计之？及乎两军相临，变动相应，则在于将之所裁，非可以逾度也。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①，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②。

【集注】

①杜牧曰：《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张预曰：国之安危在兵。故讲武练兵，实先务也。

②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系于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轻行者也。杜牧曰：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故须审察也。贾林曰：地，犹所也，亦谓陈师、振旅、战陈

之地。得其利则生，失其便则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权机立胜之道。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曰不可不察也。《书》曰：“有存道者，辅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梅尧臣曰：地有死生之势，战有存亡之道。王皙曰：兵举，则死生存亡系之。张预曰：民之死生兆于此，则国之存亡见于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胜负之地，而存亡系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审察乎？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①：一曰道^②，二曰天^③，三曰地^④，四曰将^⑤，五曰法^⑥。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⑦，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⑧。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⑨。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⑩。将者，智、信、仁、勇、严也^⑪。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⑫。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⑬。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⑭。曰：主孰有道^⑮？将孰有能^⑯？天地孰得^⑰？法令孰行^⑱？兵众孰强^⑲？士卒孰练^⑳？赏罚孰明^㉑？吾以此知胜负矣^㉒。

【集注】

①曹操曰：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李筌曰：谓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计远近，而求物情以应敌。杜牧曰：经者，经度也；五者，即下所谓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计者，即篇首计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贾林曰：校量彼我之计谋，搜索两军

之情实，则长短可知，胜负易见。梅尧臣曰：经纪五事，校定计利。王皙曰：经，常也，又经纬也；计者，谓下七计；索，尽也。兵之大经，不出道、天、地、将、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计，然后能尽彼己胜负之情状也。张预曰：经，经纬也。上先经纬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计彼我之优劣，探索胜负之情状。

②杜佑曰：德化。张预曰：恩信使民。

③杜佑曰：惠覆。张预曰：上顺天时。

④杜佑曰：慈爱。张预曰：下知地利。

⑤杜佑曰：经略。张预曰：委任贤能。

⑥杜佑曰：制作。杜牧曰：此之谓五事也。王皙曰：此经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三者具，然后议举兵。兵举必须将能，将能然后法修。孙子所次，此之谓矣。张预曰：节制严明。夫将与法，在五事之末者，凡举兵伐罪，庙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后度天时之逆顺，次审地形之险易，三者已熟，然后命将征之。兵既出境，则法令一从于将。此其次序也。

⑦张预曰：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其用。《易》曰：“悦以犯难，民忘其死。”

⑧曹操曰：谓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谓始终无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谓道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故能化服士民，与上下同心也。故用兵之妙，以权术为道。大道废而有法，法废而有权，权废而有势，势废而有术，术废而有数。大道沦替，人情讹伪，非以权数而取之，则不得其欲也。故其权术之道，使民上下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故人心归于德，得人之力量，无私之

至也。故百万之众，其心如一，可与俱同死力，动而不至危亡也。臣之于君，下之于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与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于危疑。杜佑曰：谓导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与处存亡之难，不畏倾危之败。若晋阳之围，沈灶产蛙，人无叛疑心矣。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众，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

杜牧曰：道者，仁义也。李斯问兵于荀卿，答曰：“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轻为之死。”复对赵孝成王论兵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与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于危疑也。陈皞注同杜牧。贾林曰：将能以道为心，与人同利共患，则士卒服，自然心与上者同也。使士卒怀我如父母，视敌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黄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

梅尧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则政教行；人心同，则危戾去。故主安与安，主危与危。王皙曰：道，谓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济患难也。《易》曰：“悦以犯难，民忘其死。”如是，则安畏危难之事乎？张预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与上同之，决然无所疑惧。

⑨曹操曰：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故《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孟氏曰：兵者，法天运也。阴阳者，刚柔盈缩也。用阴则沉虚固静，用阳则轻捷猛厉；后用阴，先用阳；阴无蔽也，阳无察也。阴阳之象无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杀；天则应杀而制物，兵则应

机而制形。故曰天也。 杜佑曰：谓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刚柔之制。故《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吾人。若细雨沐军，临机必有捷。回风相触，道远而无功。云类群羊，必走之道。气如惊鹿，必败之势。气云出类，赤墨临军，皆败之兆。若烟非烟，此庆云也，必胜。若雾非雾，是泣军也。必败。是知风云之占，其来久矣。 李筌曰：应天顺人，因时制敌。 杜牧曰：阴阳者，五行、刑德、向背之类是也。今五纬行止，最可据验；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灶之徒，皆有著述，咸称秘奥，察其指归，皆本人事。《准星经》曰：“岁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传》昭三十二年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注曰：“存亡之数，不过三纪，岁星三周三十六岁，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岁在星纪，星纪吴分也；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吴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灭吴，至此三十八岁也。李淳风曰：“天下诛秦，岁星聚于东井。秦政暴虐，失岁星仁和之理，违岁星恭肃之道，拒谏信谗，是故胡亥终于灭亡。”复曰：“岁星清明润泽所在之国分大吉。君令合于时，则岁星光喜，年丰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则岁星色芒角而怒，则兵起。”由此言之，岁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灾祥，岂不皆本于人事乎？夫吴越之君，德均势敌，阖闾兴师，志于吞灭，非为拯民，故岁星福越而祸吴。秦之残酷，天下诛之，上合天意，故岁星祸秦而祚汉。荧惑，罚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荧惑退移三舍，则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岁为善星，不福无道；火为罚星，不罚有德。举此二者，其他可知。况所临之分，随其政化之善恶，各变其本色芒角大小，随

为祸福，各随时而占之。淳风曰：“夫形器著于下，精象系于上。”近取之身，耳目为肝肾之用，鼻口实心腹所资，彼此影响，岂不然欤？《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盖本于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说，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陈，背水陈者为绝纪。向山坂陈者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坂而陈，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之。今可目睹者，国家自元和已后，至今三十年间，凡四伐赵寇昭义军，加以数道之众，常号十万，围之临城县。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东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围之，通有十岁，十岁之内，东西南北，岂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岂不曰城坚、池深、粮多、人一哉？复以往事验之，秦累世战胜，竟灭六国，岂天道二百年间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鹑首？岂不曰穆公已还，卑身趋士，务耕战，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问尉繚子曰：“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夫举贤用能者，不时日而利，明法审令者，不卜筮而吉；贵功养劳者，不祷祠而福。”周武王伐纣，师次于汜水共头山，风雨疾雷，鼓旗毁折，王之驂乘惶惧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顺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贤而任能，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祷祠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剖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龟折蓍，率众先涉，武王从之，遂灭纣。宋高祖围慕容

超于广固，将攻城，诸将咸谏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广固。后魏太祖武帝讨后燕慕容麟，甲子晦日进军，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纣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岂不以甲子日胜乎？”崇无以对。遂战，破之。后魏太武帝征夏赫连昌于统万城，师次城下，昌鼓噪而前。会有风雨从贼后来，太史进曰：“天不助人，将士饥渴，愿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胜一日，岂得变易？风道在人，岂有常也！”帝从之。昌军大败。或曰：如此者，阴阳向背，定不足信，孙子叙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为一宝一马，则必残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谁能制止？故孙子叙之，盖有深旨。寒暑时气，节制其行止也。周瑜为孙权数曹公四败，一曰：“今盛寒，马无薰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归于天时，故联以叙之也。贾林曰：读时制为时气，谓从其善时，占其气候之利也。梅尧臣曰：兵必参天道，顺气候，以时制之，所谓制也。《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王皙曰：谓阴阳，总天道、五行、四时、风云、气象也，善消息之，以助军胜。然非异人特授其诀，则末由也。若黄石授书张良，乃太公兵法是也。（图3）意者岂天机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诀诸十数家纷纭，抑未足以取审矣。寒暑，若吴起云，疾风、大寒、盛夏、炎热之类。时制，因时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时不作，弗为人客”是也。

张预曰：夫阴阳者，非孤虚向背之谓也。盖兵自有阴阳耳。范蠡曰：“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又云：“设右为牝，益左为牡，早晏以顺天道。”李卫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阴阳；早晏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

人相变之阴阳。”此皆言兵自有阴阳刚柔之用，非天官日时之阴阳也。今观《尉繚子·天官》之篇，则义最明矣，《太白阴经》亦有天无阴阳之篇，皆著为卷首，欲以决世人之惑也。太公曰：“圣人欲止后世之乱，故作为谲书，以寄胜于天道，无益于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无甚于兵。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也。”寒暑者，谓冬夏兴师也。汉征匈奴，士多堕指。马援征蛮，卒多疫死。皆冬夏兴师故也。时制者，谓顺天时而制征讨也。《太白阴经》言，天时者，乃水旱、蝗雹、荒乱之天时，非孤虚向背之天时也。

⑩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利也。论在《九地篇》中。李筌曰：得形势之地，有死生之势。梅尧臣曰：知形势之利害。张预曰：凡用兵，贵先知地形。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知广狭，则能度众寡之用；知死生，则能识战散之势也。

⑪曹操曰：将宜五德备也。李筌曰：此五者，为将之德，故师有丈人之称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将伐吴，问战焉。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谄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贾林曰：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梅尧臣曰：知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

王皙曰：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信者，号



图3 张良圯上受书